



情外情系列

迷戀狐郎君

台灣 語 桐

迷恋狐郎君

语桐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仪贞

封面设计:陈小玉

情外情系列
迷恋狐郎君
(台湾)语桐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33209-8/A·638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狐冈峰，狐妖狐精的最佳修炼所。

“还是没有消息吗？”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都，狡黠的黑眸闪过不易轻露的焦急。

“没有。”说话的是恭敬站在老者面前的男人。男人的身材欣长，及肩的紫褐色长发随性地扎在颈后，几缕发丝垂落在耳鬓，充份的表现出他不拘不羁的性格，清澈分明。隐含利的黑暗瞳，正不畏地直视老者——他的师父。

“没有多余的时间了。”老都站起身来不及男人的耳际，虽然年迈，却不见老人的佝偻。“林天，这段不算短的昌子里辛苦你了，每算命一次都会耗去你的一年功力，一日又只能上算一个人，如今算来，你耗费的功力已经有数十年了，不如……”老都转首望向屋内的第三者，一位沉默的少年郎。

“师父，僇徒儿赶回来不是向您讨救兵，更非前来诉苦，徒儿是专诚回来看您老人家安泰与否，明天一早，徒儿便继续寻找‘阳天女的下海。’蓄发的男人谭林天淡淡地吐出回来的目的，继而转向在一旁自始至终抿嘴不语的少年郎，他轻声道：“就江藏颐留在狐冈峰伺候师父您，有藏颐在，徒儿才能放心下山寻找阳天女。”

藏颐和谭林天一向默契十足，由师兄的眼神看来，他知晓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刻了。

“是的，师父。师兄欲在近期内找到阳天女还要毫

迷恋狐郎君

无后顾之忧，您就别为他操心了，以师兄的能力，再过不久就会有好消息的。”藏颐紧抿的唇若有似无地往上微扬。

老者不是不信任谭林天的能力，倘若谭林天没有做视群伦的气势，他怎会纳他为徒传授心法？

实在是现在乃谭林天的非常时期，随时都有可能露出脆弱的一环，要是让敌人识破，到时候阳天女非但没找着，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可不是仅有失去徒弟的惋惜而已，更有着如父亲失子般的痛心啊！

谭林天一眼即看透师父的忧虑，他自信的一笑，将师父带到圆石桌坐定，倒杯朝露玉液给他老人家。

“师父，徒儿自身的天劫您就甭操心了。千年来，水一火、风三劫我不都轻易通过了？而转生劫和另一个扑朔迷离劫数，徒儿皆有足够的经验和自信去应付它们，否则愧当师父座下首席弟子。”此话不是狂语，亦不是安慰之话，这全是他发自内心真正的想法。

转生劫，顾名思义是个脱胎换骨的良机。只要是修炼成形地娇、精，总会经历五大无劫，通地者才能晋级仙班，转生动便是其中之一。在转生过程中，是仙、是魔，抑或维持原状都看此劫，所以转生劫是五劫之小的门锁决定往后一辈子的命。

转生劫过后的第五劫，上天会依个民政部予以降下不同的天劫，观看个人修为来应对。

“为师的就是欣赏你做然不骄的气度；个人之命个人为，为师的就不勉强你。但是，建筑阳天女的手可不是了对付的角色，你要万事小心。”老者谨慎地交代。

“徒儿会赶在‘赤狐’之前找到阳天女的手可不是了对付的角色不会让赤狐想利用阳天女的骨血成魔

迷 恋 狐 郎 君

的狂顾得逞。”谭林天还是一副自信泰然，气度超凡的模样。

“赤狐向来手段凶残，只怕会有无辜者受波及，唉！”老者感慨地凝望罩着山林的薄云轻雾，只见雪白的云里弥漫着黑暗，难道真的避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吗？

老者缓步迈入修炼室中，取来一条景鳞炫目的彩玉佩炼，他干瘦皱皮的手握住谭林天的，眼中全是父亲的慈爱。

“这条‘坤玉’你戴在身上，须臾不能离身；坤玉本身乃吸取月之精华而成，是个至阴至柔的宝物，它能提升修炼之人五百年功力，为师除了要你找寻阳天女保护她之外，还要把‘干玉’找出来。干玉是吸取日之精华而成，干坤宝玉相辅使用才能发挥蛇们一千年的功力。你在历劫中有个万一，它们是唯一可以让你得救的仙物，切正，一定要让干坤宝玉会合。”老者交代完，深深凝视他一眼，不再多说什么便进去修炼室。

“师兄，我和师父在狐冈峰必会先得知你的最后一劫，一有消息，我会立刻的往通知你，好让你有心理准备。”藏颐撩撩一头比谭林天更长的发丝，若不是黑瞳闪着毋庸置疑的冷酷锐利泄漏了男儿气息，一般人都会错认为他是女儿身，只因他一张脸蛋可以用漂亮人来形容。

“希望你对我的这份心不会造成你的困扰。”谭林天似笑非笑的脸庞轻露无伤大雅的笑弄。

“我会有何困扰？请师兄言明。”藏颐认真地请示。

“凡问男女一见到师弟，大概会有泰半男人倾心於你，你鲜少下山接触俗务，自然不懂凡人的心思。师兄

只是好意提醒你,至赴下山的时候该如何,你看着办。”谭林天唇角又高扬几许,潇洒地迈步走出山屋,在屋外享受林野的灵气。

留下面无表情的藏颐,他没去过凡人生活的空间,噢然是无法想及他人对他一身装束会有啥反应了。

☆ ☆ ☆

董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眼珠子怒睁的同时,唇边亦逸出一句低咒,一路行来当真只有这座破旧得不像人住的竹木屋吗?她抓起地图再看一次,照地图来看,确实是这里没有错的,只是她不由得怀疑那已逾七十的老医生有没有记错,真的是这里吗?

她刚刚敲了好几声门都没人应,只好不请自进,谁教这主人有大同世界的胸襟,门也没锁上。原以为跋山涉水而来会有好结果,躺在医院不省人事的小妹会有一丝希望,怎知那位老医生口中的医术奇才这么贪玩,不晓得人现在游踪何处?

她左看右看,这间竹木屋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赚翻了的医术奇才所住的地方。

“难道找错了不成?”细致的鹅蛋脸皱了皱小巧的鼻。

踩着起水泡的脚再往山岭而去,山岗雾气愈来愈浓,再这么走下去,就算有房子耸立在她面前她都会撞上去,看来今天的心血全泡汤了。

“哦!”她呻吟了一声,一屁股坐下来脱去鞋子。“我就知道,看吧!水泡是爬山的名产,尤其是车子半路抛锚才不得已使用的玉足,更显得水泡的珍贵。响,我在说什么了董肴,提起精神来吧!穿上鞋精神来

迷 恋 狐 郎 君

吧！”穿上鞋子，再往深山里去已是不可能，放是她往回头走。

为了小妹毫无病徵的怪病，就算要她上刀山下油锅她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只求有人能救小妹。小妹出事已经是一个月半的事情了，当初小妹搭乘的飞机差点失事，对机上的其他乘客而言只是虚惊一场，然而对小妹而言却是坠入无边深渊的开始。

群医对小妹莫名其妙的怪病只能眼巴巴地期盼奇迹出现。正当大家都放弃的时候，老医生突然想起十年前他的老婆也得到一种怪病，身为医生的他当时一点办法也没有，幸蒙一位年轻人伸手授救，他老婆才得以幸存到现在，而且身体还很硬朗。叙述完这段往事，他叫董希上山去找那位高人，也许只有那位高人才能医治她妹妹的病。

然而这位高人只留着一间空荡的竹木屋养蚊子，人却不知道上哪里去了？

忽地，来自不远处的一声狼嗥，吓得董希连忙护住急跳的心口回首惊望，什么也没有啊！但是雾浓得看不见十尺外的东西，即例群狼朝她而来她也不知道；于是她的脚步急切了起来，管它玉足疼痛难耐，这时保命要紧。

“这里竟然会有狼只？”她不能置信的嚼咕着，不时回头。

又一声狼嗥，这次仿佛近在咫尺，顾不得其他了，她撩起裙摆没命导往的跑。

“啊——”不知道何时眼前又出现一只雪白的狐狸，好只狐狸竟也想分一杯病情似地直冲过来，董希惊声尖叫，反射性地蹲下来，因为事出突然，蹲下来的她

狼狈地翻滚了几圈才四平八稳地贴在冰凉的土地上。

“混蛋！”没时间再发泄满腹愤怒，她应该要继续跑，远离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她实在想不透哪有人会挑这种地方定居，好们高人肯定是疯了。

又是一声狼嗥，但这次似乎是夹着尾巴逃走的惨叫声。

董希不得不佩服那只忽然出现的白狐，光听狼声就知道起码有三只以上，而白狐竟然全把他们解决了，莫非它想独占她这副娇躯？

她脸色一白，才要逃命去就发现她的脚踝似乎扭伤了，她忍不住又逸出一连串的咒骂。拖着比乌龟还慢的速度，走了几分钟，她不禁怀疑自己真的还活着，那只白狐怎没扑过来撕咬她？但是惊惊充斥着整颗心脏，她没勇气回首去看，深怕触怒白狐老大，她继续拖着半条命走着。

它还没过来吗？忍不住了，她咬牙回首一看，那只白狐还停留在原地不动，身后的山岗几乎要将它雪白的身体吞噬，但那双凌厉晶亮的眼却的的发光揪住她，她心下一悸，连忙继续赶路逃命去。

走着走着，她愈感不对劲，这里没通讯设备，她如何联络平地的人来拖车？岂不是要她步行下山岗几乎要将它雪白的身体吞噬任一条腿就这么瘸了？

反正日狐对她没兴趣，不如回竹木屋找电话。她说服自己克服强烈的恐惧，举步维艰地回到竹木屋。

老天，她整颗心快跳出喉口了，连拨个电话手都发抖的按错键。

“没事的，白狐老人刚刚还为我解决掉一些野狼，何必怕成这样？”她挤出苦笑，白狐竟成了自己的救命

迷 恋 狐 郎 君

恩狐。

联络好一切，才要踏出门，那只白狐竟慵懒地倚在门边，犀利地凝视她，她惊慌的退了一大步，脚踝又传来扭痛。

那是什么眼神哪？仿佛在控诉她鬼鬼祟祟跑到人家家里似的。

“我……是来找人的，但是这……这屋子的主人不知道跑哪去，我的车子又在山腰抛锚，我是迫不得已才闯进来的。”她正在做什么？对一只狐狸解释自己的清白？

白狐却煞有其事地接受她的说词竟稍稍柔和下来，不再把她当成宵小之辈。

“既然你能明白我的苦衷，那……那可以放我走了吧！”

白狐把视线调开，像在说着大爷我现在心情正好，可以跟假装没看见，要滚就快滚，要不然抓你填空腹。

董希踩着细碎的步伐，不心谨慎地不发出任何声响，尽量不惊扰白狐老大，沿着墙缝安全地离开竹木屋，碎步转成大步迈去，但由于适应不及又跌个狗吃也担战地回眸看看白狼老磊这一看她可吓了他魂了。这……它竟然在笑。

不，她眼花了，不管上二十一起身就跑。

她织细的身影远离了，白狐才由一阵幽幽的白烟化为一位俊朗无比的男人，深山指来的凉风吹动着他紫褐色的长发。

☆ ☆ ☆

重希神色慌张地赶到医院，原本打算再上山一趟

迷 恋 狐 郎 君

的,虽然她真的很害怕前天的事情再次重演,说不定到时白狐老大一个心情不佳真把她给吃了,但有啥法子呢?难道就因她的懦弱而放弃救她小妹的希望吗?不,她不是这种胆小鬼。

“医生,怎么样?”董希抓着医生就问。“她醒了吗?”水汪的大眼渴求地望着医生。

医生遗憾地摇摇头。

“董小姐,你妹妹刚才似乎受到莫大的痛苦,她的确有苏醒的现象,但是只维持不到两分钟又度昏迷了,任我们再使用多少帮助她苏醒的方法都没用,很抱歉。”四眼鸡医生说。

董希轻咬下唇,按捺浓浓的失望。

“老医生呢?”她都是这么呢称那位提供高人消息的医生。

“他去中部参加一个座谈会,两天后才会回来。你可以先去看看你妹妹,假如再有什么特殊民政部就立刻通知我。”四眼田鸡医生说完即离去。

“可恶!”她坐到病床边,小妹的脸色白可赛雪,双睫紧闭着,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你就是爱自作主张,固执不已,现在躺在冰凉的病床上不好受吧!倘若当初你能听得进姊姊或算命师半句话,也不会落得现在这么可怜。”

在小妹出国之前,董希曾硬拉着她去算命,她犹然证得当时那个算命师有多帅,而且字字珠机,虽然有几句难听得教人不服气,却也属实,因为小妹的确应验了他说的话:孤苦终者……现在躺在病床上,当然没伴侣陪她过一生了。

董希也曾在小妹出事后再去找那位算命师,也许

迷 恋 狐 郎 君

他可以人算出小妹有往后的命运,但是天不从人愿,住她找遍他有可能落脚摆摊的地方就是找不到,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

“过几天,爸好会再上来看你,他们比我更担心你,如果你明白我们的焦虑,你就别再沉睡下去。”她紧握小妹冰冷的小手,就这么瞧着她。

“董希,凭我敏锐的第六感,嗅一嗅就知道你在这里。董希的民政部还是一如往常对吧?以我的第六感帮她推算推算,董希她可能要……干嘛?”不敲门就进来的女孩话说到一步,就被董希推着走。

“扰乱小妹清静的人,我不会轻易饶恕的,趁你还未构成扰乱,我们到病房外再说。”董希将门带上。“你的兄弟又出事啦?”

“什么我的兄弟?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是我老爹派来监视我的鹰犬,‘鹰煞盟’连派名都取得那么贴切,个个对我来说都是煞星。所以,我只好想法子甩掉他们还我自由了。”鹰煞盟盟主的掌上明珠桑朵鹰美丽发亮的俏脸邪邪一笑,反正那些兄弟不过是吃了几个绣花拳,连医生都说碍事了,她也没必要愧疚嘛!

“他们为你的自由付出的代是什么?”董希太了解她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朋友,那些兄弟们真可怜。“也没什么,我在酒吧里‘不小心’把酒瓶砸到一个光头佬的头上,谁知退他那头看起来光滑油亮的头竟北不堪,说流血就流血,我是不小心的嘛!然后那些鹰犬就神勇地从光头佬手中救了我。唉!我既然在场目睹了所有的经过,只好陪他们到医院缝缝补补,事情就这么回事。干什么睁大眼看我?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桑朵鹰被董希瞧得心虚,只好垂头不甘愿的认错:“对,也

许我有那么点连带责在要负，我忏悔总行了吧！”

“喝酒？才十八岁就学会喝酒，你想红颜薄命呀！”董希轻斥。

“那又有何不可？只要月老给我谈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折我的寿我都肯。”桑朵鹰认真他凝视董希的脸。

她是鹰煞盟盟主的女儿，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她，只有董希异於常人把她的身分当一回事，她的圈子里除了自己就是董希了。没有男人追求她其实也没关系，反正她不在乎男人。

“你肯，你老爸才舍不得呢！”桑朵鹰的爹不知道有多疼这个女儿。

“别提我老爹了，我们去玩好玩的。”桑朵鹰勾起她的手臂，杏眼亮晶晶的。

“去哪？”她犹豫地望了病房一眼。

“放一百二十个心，董倩不会跑掉的，凭我的直觉，她还要睡上好一段时间才会醒。我们不能老是闷着，不如董倩没法玩的你替她好好玩玩。走吧！”桑朵鹰硬拖着没心情玩的董希。

“这会儿又要去哪里？我可不要再去跳舞了。”想起跳舞，董希就一脸不耐的表情。

“去看个展览，高级的哦！”桑朵鹰神秘兮兮地道，并掏出两张票晃了晃。“这两张票是我从老爹那里拿来的，今天就带你去大开眼界，看看全世界最有价值、最神秘的‘乾玉’，搞不好会让我们瞧到仙风道骨的仙人呢！”传说人人会讲，只是桑朵鹰把乾玉的传说想得太神秘了。

☆ ☆ ☆

谭林天矫捷的身形轻松地闪过保全人员的耳目，每个角落所设的精密监视器连他风驰雷掣的残影都捕捉不到。

师父会耳提面命一定要将乾坤宝玉拿到，必定是算出他有麻烦的事情，也许此劫会衍生很多枝节吧！

赤狐已开始行动了，虽然赤狐现在还身在国外，但不久主不会找来的。乾坤宝玉可以提升一千年的道行，若让赤狐得到阳天文的骨血，就算师父出马世难以收拾他。

今天对乾玉他是势在必得，至於阳天女，只驪脂赶在赤狐之前找到她。

闪入总电源开关处，他犹豫半晌，心中有了决定。

☆ ☆ ☆

虽然今天不是假日，但这项展览却有其特殊的魔力，因此吸幻了大批潮，想想如果生活的步调还很正常的时候，她现在应该在公司里打拼赚钱，哪有时间陪桑朵鹰到这里混？但是从小妹出事之后，她也尝到什么叫做世态炎凉了，不过是向公司请个假——一个月的长假，公司主管二话不说地答应了，还大方的随便她想放几个月都行，因为公司不要她这么不以大局为重的员工。

这是什么谬论？她小妹出事要她不管才叫以大局为重，呸！这钟公司倒不如趁早走人。

不过，她没有工作的日子是久了点，久到她已忘了仰人鼻息的滋味。

迷 恋 狐 郎 君

董希突然被眼前的红光所吸引，它是由一个水泄不通的地方所散发出来的。

她踮起脚尖，排挤障碍终于见到玻璃内的物品。是一块鳞虹夺目的玉，好美好美，瞧着它似乎能让人忘却烦忧似的，莫非真有那么神奇？这该就是桑朵鹰口中的乾玉吧！

“朵鹰，这简直美得一塌糊涂，你再说说它的来历……”她一回头，哪来的朵鹰？那丫头不晓得跑哪儿了？她们是不是走散了？

“朵鹰！”她正想转身去找寻桑朵鹰，不料，突然整个展览馆停电了，连墙角的摄影机都当机，她低呼一声，又开始呼呼喊桑朵鹰，但却得不到回应。

她可以透过乾玉的彩光见到人群在惊呼中慌忙离去，而她犹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正当她想随着人潮散去，到展览馆外等候桑朵鹰时，突然有个人退了回来，奇怪！看大家逃逸都来不及了，怎会有人再退回来呢？

她眯着眼想看清楚那个人是谁，才发觉他是蒙着面罩的，莫非这位仁兄是来偷乾玉的？

她想找掩蔽的地方却被一只不懂怜香惜玉的手给揪回来，顿时闻到那男人身上汗湿的臭味。

“救命呀！”被发现了不叫救命都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见？“放开我，你偷你的东西我逃我的命，各不相干，我又不会报警抓你，你就放我一条生路，我一名弱质女流能威胁你什么？放开我啦！”才怪，只要让她给逃了，她一定要去打听看哪间警察局的考问最残酷，然后把这个盗贼关个八百年再说。

“大哥，动手要快，怎么处置这个女的？”突然又有一个人进来，董希眼珠暴睁，盗贼不是单枪匹马来的，

迷 恋 狐 郎 君

是有万全准备的。

“照以往惯例。”大哥粗声粗气的道。

“什么是以往惯例呀？”董希怯怯又讨好的问，倘若乾玉真有仙气，就该召唤神仙来救从不作伤天害理之事的她，那么她必定每天三炷香好生伺候这些神仙。

“不留活口。”那手下一举起已首往她心脏无情的落下时，董希闭上双眼连尖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过了好一会儿心口仍投有长何绞痛，也没有血流如注乙她在恐惧不已的处境下抬眼，那个拿刀的人竟一动不动地狰狞着一张脸，就连揪她的男人也奸笑地凝住在原地，两全人仿佛秦俑似的，他们怎么了？管他们怎么了，趁现在逃才是真的。

但是她摆脱不掉好笑男人的手，她痉的发出呻吟，也许是神仙下凡教她了，只是怎么没想过连同她的衣服也一并救了？”

突然，多了只手解救了她的衣服，她道了声谢，整了整装才后知后觉的自问：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她慌忙地抬眼瞧清楚救她的人，不着还好，一看她差点错厥过去，那男人竟有双会发光的眸子。她惊异地连退了几步，那男人走近乾玉，举起手像是要取出乾玉。

她掩口低呼一声，她明白了，是内乱，眼睛发光的男人和另外两个是同夥的，却贪心的想独占乾玉，於是用了不知名的怪招制伏他们再自己独吞。

“我们不是同夥。”眼睛发光的男人如是说，像是看穿她的心思为她解答。

突然，外头传来一阵骚动和急促的脚步声，男人还未如愿取出乾玉，董希瞧见他眼里的痛苦，怪的是心里

竟为他的痉紧揪着。

“有人来了。”董希提醒他。

他冷淡地望了她一眼，旋踵欲走，董希出其不意地拉住他的手。

“带我走，我不想留下来作笔录，你应该知道那过程有多烦人。”她莫名地相信他，若是要害她，他大不了等那两个男人动手后再进来。

人声愈来愈近。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难不成你也想留下来陪我作笔录？”两汪秋水凝望着他。

他搂起她的纤腰，刹那失神於她曲线的窈窕。

“闭上眼。”他命令。

董希听话地闭上了眼，只觉耳边风啸而过，她只能紧紧攀住他的身躯。这具男性的身躯和刚才那个满身汗臭的男人完全不一样，她在他身上闻到属于大自然的气味，仿佛他成长於草原森林里。

她甚至荒谬的觉得流连在这具胸膛的是最幸福的事，她想一直这么贴着他，就算直到永远……也没关系！

“你可以离开了。”谭林天推开陶醉不已的她，转身离去。

“喂！你不能这么走了。”董希伸手抓住他的手臂，现在她至少可以确定他不是黑心肝的人，不然不针就这么放她走。

谭林无微微侧过俊美的脸庞问：“你想要我杀你灭日吗？”尽管说出会人害怕的字眼，他的眼中却毫无杀机，反而隐含幽默。

董萧不敢确定他话中有几分可信度，困难地咽了

迷 恋 狐 郎 君